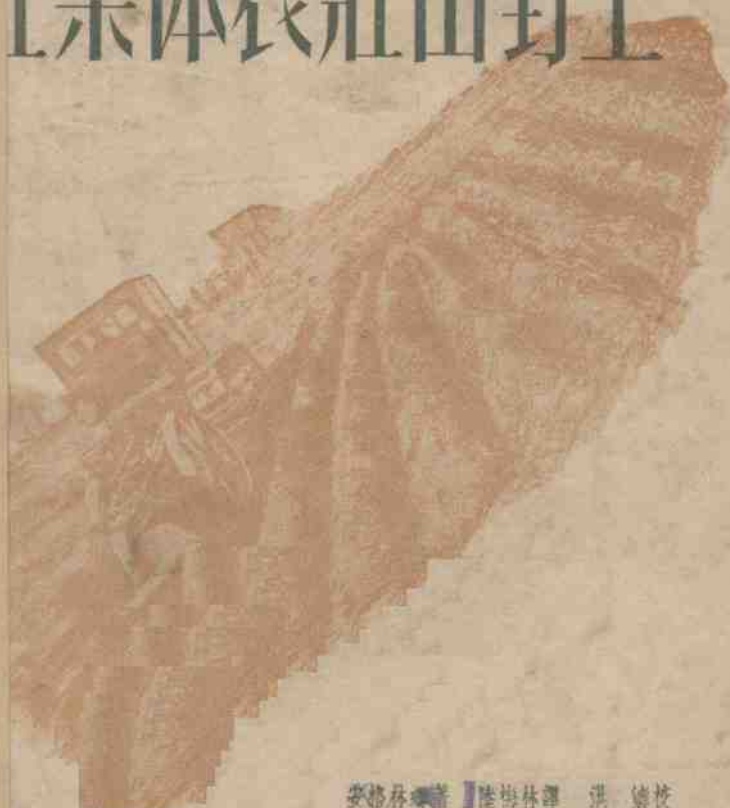


上田野莊農集体主



安部公房著 ■ 陸梅林譯 洪 敏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П. Ангелина:

Страницы из Колхозной Земли

在集體農莊田野上

安格林著

陸梅林譯

洪 壽校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909·Q478·32K·P.178·¥5,7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一月(大連)初版

一九五一年三月第二版

解放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5001—12000冊

• 發 行 者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各 地 分 店 •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在集體農莊田野上

論安格林娜的紀事

奧波葉得柯夫 作

集體農莊田野上先進人物關於自己工作經驗的故事，在我們文學中永遠佔有相當的地位。農村廣大的讀者群都把這些故事當作先進集體農莊經驗的無價寶藏來利用。

一九四八年「十月」雜誌第六期上所發表的巴莎·安格林娜的紀事之所以引起特別的興趣，是因為在書中，除了先進的工作經驗之外，還表明了新型的蘇維埃農民的誕生、轉變及發展的複雜過程。通過大革命變革，也即農業集體化熔爐考驗過的這一事件，及伴隨其後而來的事件的最積極的參加者、作品的作者對新制度在農村中獲得的勝利提供了活生生的和令人鼓舞的圖畫。

巴莎·安格林娜已馳名全國。她的勞動功勳及其創造成就已為舉國人民所公認。大約遠在二十年前，全盤集體化初期，安格林娜即站在為集體農莊制度勝利而鬭爭的戰士行列的最前面。在那些時日裡，當斯大林同志在致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建設者們的賀電中寫道：每一部新的拖拉機都將起着轟毀舊的資產階級世界並給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制度鋪平道路的砲彈作用時，安格林娜便已決定去駕駛拖拉機。過了沒有多久，而她——

在婦女中第一個——開始駕駛拖拉機；表現了自己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工作者，自己事業的革新家之後，她即被提拔到國內有名的人物之列。她是第二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的代表，她是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有黨政領導者參加的農業先進份子大會的參加者。她曾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她榮膺過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全國都聽着她在克里姆林宮講壇上的演說，千百萬蘇聯的人民讀着她在首都的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文章。她的名字跟其他許多工人及集體農民們的名字在在說明了我們祖國人民的勞動光榮。

關於安格林娜，好像我們幾乎已知道了她的一切。但是，她的紀事出現了，蘇聯人民光榮女兒的最豐富的內心世界以一種新的姿態呈顯在我們的面前了。我們好像親眼看到，在怎樣的社會土壤上長出和發揮了她的天才，是什麼力量提拔了她，她的性格在同怎樣困難的鬥爭中得到了鍛鍊，什麼目的引導了而且還在引導着她前進。在安格林娜生活的路途上，最重要的路標一個跟一個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她，還不是一個成年的姑娘，即在秋天深及膝部的泥濘中放牛。國家把第一批拖拉機送到親愛的斯達諾·別舍沃村來了，可是，還非常年青的姑娘，在自己的身上發現了拖拉機手的才能之後，便以全副精力來鑽研拖拉機技術。不管雙親意志的違悖和富農的威脅，她坐上了拖拉機，在國內組織了第一個婦女拖拉機隊，並使每部拖拉機完成三、四倍的生產任

務。巴莎很快就被派到莫斯科去了，充滿着全民利益意識的她喊出了：訓練十萬個女拖拉機手！於是她成了這一愛國運動的組織者。當德寇佔領烏克蘭時，安格林娜出發去到遙遠的卡查赫斯坦，並以自己斯達漢諾夫運動者的工作協助前方打擊敵人。烏克蘭解放之後，她終於回到了故鄉，又坐上拖拉機並且在恢復着控制德寇蹂躪下荒蕪了的土地的力量。

安格林娜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並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她在深思熟慮中尋找出正確的解決辦法。許多重大的困難均逐一為她所克服。儘管富農陰謀詭計，某些地方工作人員的保守和舊生活的殘餘，但是為了堅決走向既定的目標，是需要多麼堅強的精神呵！惹起我們衷心熱愛的紀事，對蘇維埃人在同困難作鬥爭中從怎樣的源泉中吸取着自己的力量的問題給了明確詳盡的回答。我們清楚地看到，他的力量就是在於自由的社會主義的勞動，他工作和鬥爭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他的力量是在於有我們偉大的黨在支持他，並引導他前進。「我確切知道，任何一個正當的事業，都能得到黨的支持」；——安格林娜寫道。當知道這一點時，她在任何困難場合下，總是到農業機器站政治部去，到黨的區委會去，假使需要的話甚至到更高級黨的機關去，而且她總是在受到忠告和支持鼓舞之後，回到拖拉機隊。

安格林娜用一種特別的心情談着自己到莫斯科的訪問和跟斯大林同志的會晤。這就是她關於第二次全蘇聯

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所寫的：

「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坐在我們中間。他聽着每一個人的講話，溫柔和靄地開着玩笑，有時候，慎重的打斷演講人的發言，插進自己英明的話語，從這些話裏使人感到衷心的溫暖。而被斯大林的話所鼓舞的人，也就開始大膽地去幻想，製訂將來遠大的計劃」在休息的時候，不知爲何斯大林同志把安格林娜叫到自己那邊去了。「我告訴了他，——紀事的作者寫道，——關於我們鄉村中的生活，我父親過去痛苦的命運。斯大林詳細地詢問着拖拉機手的生活怎樣，在拖拉機車廂裡是否暖和與舒適，怎樣進行文娛活動，讀什麼書，是否經常收到報紙。我代表我們所有的女朋友向斯大林同志答應要更好地工作，並且要使每部『XT3』拖拉機（在一個農業年中——譯者）耕一千二百公頃土地。

——好吧，安格林娜同志，——斯大林同志說。

臨別時，他握着我的手，並要我代他向全體拖拉機手及集體農民們致以熱烈的敬禮」。

「大膽些，大膽些，巴莎！」——她有一次聽到從主席團中傳來輕微的聲音，當時，走向大克里姆林宮講壇上的她，心裡又急又慌，並且好久講不出話來。這些慈父的話語，正如她在紀事中所寫的，在跟種種困難的鬭爭中，對於她成了真正的祝福。

在這一次會晤中，安格林娜從斯大林同志那裡知道了，爲了高度生產利用一切拖拉機，主要的是要培養大量拖拉機手幹部。領袖這一指示在天才的拖拉機手面

前展開了新的遠景。她從莫斯科回來之後，便在本村成立了類似的拖拉機專科學校，許許多多集體農民從這個學校裡走出來了。

人民領袖就是這樣鼓舞和激勵了年青的女拖拉機手，給她指出一條走向勝利和光榮的道路。巴莎·安格林娜以無限感激之情寫道：「偉大的斯大林教會了我，普通的女農民、僱農的女兒，爲我國的幸福，爲我們人民而生活而工作」。



安格林娜的紀事帶有自傳的性質。但是，它的意義却遠遠超過了自傳的範圍。在這裡面反映了全體蘇聯農民的命運。在紀事的每一頁中，我們都可看到新型的鄉村面貌，這樣的鄉村裡沒有留下舊鄉村愚鈍生活的痕跡，我們可以看到新型的農民面貌，他們從個體經濟的農業奴役壓迫下獲得了解放，並爲全國，全民的利益而生活。斯達諾·別舍沃村居民——紀事作者的同村人——，不僅對我國而且還對外國所發生的一切事件都表現了切身的關心。他們討論了美、英、法以及其他國家的政策，這證明着蘇聯農民具有廣闊的視野，證明了蘇聯農民在政治上的成熟。真的，像這樣的農民在人類史上還是從來沒有過。

因此，不得不提一提關於安格林娜曾收到一家美國有勢力的報館寄來的信。「報社，——巴莎寫道，——非常關心我的家庭，我有幾個孩子，我給他們穿什麼衣服，我一個月、一年工資多少，我穿什麼衣服以及我有

沒有時髦的裁縫師。該報還問我：我多高，我淨重多少，我有多少傭人和吃幾個菜。」美國報紙暴露出自己對新式的蘇聯農民興趣的見解的淺薄與有限，但是露出馬脚自己還不知道。是的，蘇聯農民的生活蒸蒸日上，現在蘇聯農民的生活已遠非各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農民的情況所能比擬。在巴莎·安格林娜同鄉安東·得密特里也夫的衣櫥中有五六套西服、二十四條領帶、十件襯衫、冬天和夏天穿的，以及春秋兩季用的大衣。凡此一切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安東·得密特里也夫並未把這看成自己主要的幸福。他是世襲的僱農，以後加入了集體農莊，成了社會活動家，學成拖拉機手，十七年以來，他耕地二萬公頃，爲他所耕種的田地，長出最大的收成。這樣的人，正如安格林娜正確的寫道，可以自豪地說：「我以自己的生活爲人類謀幸福」。可是，除了生活的本能之外，在人身上什麼也不知道的美國報紙是不可能了解這一點的。

當讀到巴莎·安格林娜的紀事時，我們看到，新的集體農莊鄉村是怎樣有信心地循着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在集體農莊中怎樣消滅着體力與智力勞動之間的界限，因之，農業勞動就愈發變成多樣的工業勞動，作者談到巴莎的一個同鄉於一九四七年買了兩千盧布的文學作品，現在他私人圖書館中存書數百冊，這一事實已是平常的現象。同時，作者還敘述了自己對托爾斯泰、柴霍甫、柴可夫斯基和邵賓的崇拜。

安格林娜談到農民的必要物品，如小提琴、電話、

收音機以及其他等，已是司空見慣的東西了。但是所舉的這一切本來就說明了在整個鄉村中生活制度的最深刻的變革，那些農村中空前未有的大變化。

蘇維埃國家武裝了我國農業的強大的機械化制度便是作者所寫的那一切事件的主要基礎。難道這一事實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嗎！它幫助蘇聯農民獲得了新的文化，把他們的技術水準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我們的農民從其興趣超不過小塊土地，而他們的技術水平頂多也超不過古代犁耙構造知識的愚昧無知的農民，而變成了新社會生活的積極的建設者，變成了為文化技術的進步而鬪爭的不屈不撓的戰士。他不僅善於耕種土地，而且還能參加國家的管理，改造自然、創造、發明，以及像安格林娜一樣地寫作。

「我們從小處着手：駕駛拖拉機，——可是全國都知道了我們。現在我們認為自己不僅是一個拖拉機隊的拖拉機手，而且，還是爭取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偉大鬪爭中的戰士」。在這些話中，如像水滴裡面的太陽，反映出那種「對生活輝煌的、勝利的關係」；這種關係，如照紀事作者的有意義的說法，這是她的同村人們的特點。

對安格林娜的紀事不能有巨大藝術價值的過多要求。也許，紀事作者沒有在自己面前提出寫一部具有高度藝術價值作品的任務。真摯而樸實地敘述了自己一生的道路，自己的幸福命運的思想鼓舞了作者。但是，這紀事的文獻價值也就愈發偉大，紀事上這些事實說明

了：黨怎樣引導我們農村走向社會主義，它不僅是改變了農民們的生活，而且還改變了他們的思想意識，它在農民底層——成千成萬集體農莊的先導者中間是怎樣成長壯大起來的。他們跟巴莎·安格林娜一起在農村中手持着爲列寧和斯大林所舉起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旗幟，並英勇地舉着它前進。

（譯自「真理報」）

我的父親，以前是一個僱農，一九二五年他跟自己的三個兒子一起組織了一個集體耕種合作社，並且以努力的工作來證明自己所辦的事是正確的。他天亮起來，叫醒我們，我們整天在田地上幹活，熱愛地耕種着田地。

——人應當永遠工作，——父親對我們說。

——你們一生活多少日子，就應做多少日子工作。

一九二八年春天來到了。四月的太陽射出燦爛的光芒。濕漉漉的土地放散出土的氣息，蘆芽長出來了，樹木披上了綠裝。這一年在村子裡組織了第一個集體農莊。父親管理農莊的經濟。我們全家都加入了集體農莊。我們是一個大家庭，我們——他的孩子：尼古拉、伊萬、瓦西里、康斯坦丁、納嘉、遼婭和我——從他身上繼承了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熱愛自己集體農莊田地的勞動。我們努力工作為的不侮辱我們家庭的光榮。

富農氣極了，我們繼續鞏固着集體農莊。集體農莊裡不斷增加新的力量。我們生活開始好了一些。父親穿上了衣服、鞋襪，很愉快。而我們，小孩子們也好起來了。集體農莊生活的敵人還試圖反抗，他們說：這是在太歲頭上動土！石子飛進了窗子，富農準備謀害我父

親，他們威脅說：「要是安格林一家子不把地吐出來，那末，他們的家產便會化爲灰燼！」然而，難道我們用血汗掙得來的土地，鬭爭了多少輩子，蘇維埃政權送給我們的土地可以放棄不要嗎？！

我已十六歲了。我放牲口，是一個看馬的，後來擠牛奶。在地裡幹活的有尼古拉、伊萬、瓦西里。他們在斯達諾·別舍沃村成立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我繫紅領巾，他們佩着青年團的徽章。

富農們嘲笑說：

——你瞧，勾鼻子巴莎也繫起紅領巾來了！

要是他們在街上碰到我母親時，便狡猾地說：

——你要把自己的孩子養大成人嗎？好，我們瞧吧，看會成什麼人！

——在你們政權底下，也許，人們沒有出頭之日，——她回答，——可是在我們的蘇維埃政權下，大家都會翻身！

現在，關於這一切，是很容易想起和寫出來的。然而，那時却是困難的，甚至是非常困難的時候。集體農莊剛剛站穩了脚步。富農還在頑固地企圖把土地奪回去。而我們大膽地打破了世代代的不公平，動了他們的財產，所以，他們像老虎似地向我們撲來。

有一天深夜，我在農莊裡發現了兩個這樣的「老虎」。他們趁着黑夜的時候，偷偷跑進來，想殺害牲口。我和他們打起來。我不知從那兒來的勁：我用力一擊把一個黃頭髮、年輕有勁的小伙子摔倒了，另外的一個被

推進盛牲口飼料的槽子裡。其中有一個惡徒把的手割我破了。早晨，人們都跑來了。

——怎麼樣，巴申卡（巴莎的愛稱 譯者），匪徒們傷得你很厲害嗎？——父親吃驚地問。我笑了：

——他們沒有打到我，而我把他們打走了。

——好大膽的女兒！——父親說。——巴申卡，應當怎樣打擊集體農莊生活的敵人，你給我們做了個榜樣。

——父親，我保護了集體農莊的財產，——我回答。

父親的眼睛燃燒着，他臉上閃耀着喜悅的光輝，這樣說道：

——我覺得，我們的孩子走上了正當的道路。

我不能表達出由于父親的誇獎，我是多麼的幸福，精神上是多麼高興呵！

我走到父親身邊，抓住他的堅硬的、寬大的手吻着，而他也吻着我的……

我們村子裡開始了新的日子，關於那些日子，我時常特別興奮地、懷着偉大驕矜的心情來回憶着它。

這年夏天的日子，我們，集體農莊的孩子們，都熱心在地裡幹活，幫助自己父母收割莊稼，收成特別好，大家心裡都很高興。

——喂，我的朋友們，——父親說，——得到了豐收，如今大家夥的糧食都够吃的了。國家倉庫堆滿了金黃色的穀物。這都是我們的。這一切財富都是我們親手創造出來的。我們為自己，為自己的祖國而工作！

二

一九二九年來到了。常言道：多過一天日子多長一分知識。我在學校裡讀書，冬天晚上總是留在集體農莊的農場裡。我趁着空讀一些托爾斯泰、高爾基、普式庚、柴霍甫的作品。

有一次，我留在家裡。很久沒有躺下去睡，在料理家務。快到早晨的時候，天已亮了，兄弟伊萬在敲門。他小心地邁着步子，走了進來。水從他的衣服上流下來。大毛皮襖，褲子，甚至連裏面的上衣都被水和一些油浸透了。

——巴莎，我不吃飯，不過要在什麼地方稍微瞌睡一會才好，——他說。

我要他先吃點東西，甚至是在大聲地催促他。因為我知道，不這樣簡直叫你掣他沒有辦法。伊萬脫了大毛皮襖，在桌子旁邊坐下。

——這麼晚的時候，你從什麼地方滾回來？——我問道。

——現在有這麼一個問題，這樣一樁事情！——他說。——你就會知道的，巴莎，你很快就會知道呵！多麼好的事情！全村子都鬧騰着！嘮叨着！鬼東西們會不

好受的！——他沒頭沒腦地說，向我愉快地霎了一眼，只是末了才說：給咱們斯達諾·別舍沃村趕來了兩架拖拉機，從城裡來的那個人要教他駕駛拖拉機。

拖拉機？這是什麼東西？——我問。

伊萬嗤々地笑了，說：

——機子是這樣的。很伶巧。會耕田，又可以播種。

——很複雜嗎？

——是的。

——我要去看一看……

——少管閒事吧！——兄弟嚴厲阻止我。

——也許，拖拉機就是我的事情呢！——我不服氣地答道。

兄弟吃完飯站起來，疲倦地伸個懶腰，並且說：

——該到拖拉機那裡了！是時候了！

於是，他披上沉重的大毛皮襖，走出去了。

我走到窗前。黎明前的，灰色的朝霧，很快地染成了淡紅色。

與其說聰明，勿寧說是心眼快，我頓時就明白了：機器對於集體農莊有多麼重大的意義。我要駕駛拖拉機的念頭，沒有離開過我。我在學校裡，農場上幹活的時候，躺下睡覺和醒來的時候，都想着這件事情，——我老是想着拖拉機。

我到停放拖拉機的廠子裡去已經好幾次了。

有一次，我到廠子裡去，當時，訓練拖拉機手的教員，正在檢查他們的筆記本子。在桌子上，在他旁邊放